

種九十第書叢小火烽

不願做奴隸 的人們

著 雯 朱



版 出 社 火 烽

售代總社活生化文林桂

烽火小叢書第九十種

不願做奴隸的人們

朱 震 著

種九十第書叢小火烽

們人的隸奴做願不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初版

實價三角

著者

朱

雯

發行者

重慶沙坪壩十三號
烽火社

總經理

桂林東江路
桂林文化生活社

有著作權

禁止翻印

目
錄

老嫗·····	一
一個英勇的老人·····	五
兩個女性·····	九
飛將軍·····	一三
入伍·····	一七
不願做奴隸的人們·····	二二
突擊·····	二六
雪的原野·····	三一
田島的死·····	三五
永遠記着的仇恨·····	四〇
妓·····	四六
後記·····	五四

老 嫗

戰時的混亂充滿着虹口；塞足了東洋兵的大卡車，閃電似的馳驟在馬路上；坦克車，却像甲蟲似地正在緩緩地爬行；一列列行進的軍隊，懷着兩種矛盾的心理：胆怯與殘酷，匆匆地提着步鎗掛着炸彈在走；而一簇簇的沒有來得及撤退的「支那在留民」，却如鼯鼠般地站在店舖的屋簷下，怨恨自己國內的軍人這種黷武的行動。開北的戰事，還只開始了幾天，但是虹口的狀態，已經呈現着極度的混亂，從早到晚，沒有一刻甯靜的時候，不是北站那兒飛來大砲彈，便是中國的空軍，丟下了炸彈，叫這些在留民連洗澡都忘記了。好容易在這個薄暮的時分，砲聲靜了一點，飛機也不來空襲，只有像炒沙豆似的稀疏的槍聲，在界路那邊響着，於是整天蟄伏在櫃台底下的小商人，以及整天偃臥在牆角落裏的女人們，懼怯地從半開着的門裏走到馬路旁的屋簷下，無限驚悸地諦聽着天空中的一切細小的聲音，輕輕地議論着天皇和軍部的。

這時候，引起許多人注視的是一個搖搖擺擺地在馬路中蹣跚着的青年人。那種興奮，那種安閒的步子，簡直令人忘却了是在戰區中，是在中國軍隊猛烈抗戰的砲火地帶。他穿着一身滿是皺痕的軍服，斜戴着一頂破舊的呢帽，嘴裏啣着烟，溜着一雙鼠眼，骨碌碌地瀏覽着街頭的風景，以及最使他

注意的，兩旁的年青的女人。於是，有一簇中的一個女人說話了：

「中村！中村！你能過來談談嗎？」近乎是尖聲吶喊的音調。

被喊作中村的這個年青人，便嘻嘻着嘴走將過去，而他先到的，是附近屋簷下的許多人；有些認識他的，就招呼他說：「戰事怎樣了？中村，你是新聞記者，你應該有許多消息報告給我們的！」

「新聞記者，報告消息！報告消息！」同時喊出來的嘈雜的聲音。

「哦，哦。」中村被圍在人羣中，得意地望着衆人道，「消息是有的，只是你們都知道，不許發表的啊？」

一個女子的聲音：「說說，中村，好像非常親昵地。」

「真要我說嗎？杏子。」他笑嘻嘻地望着那個說話的女人，可是即刻就嚴肅了：「要說，那都是壞消息。你們知道，這次戰爭，真是糟透了；中國人抵抗得那麼兇，全不像九·一八那時的樣子。他們的空軍，更是厲害；不聽得今天下午爆炸的巨響嗎？我們的巡洋艦又受了傷，五十八歲的後藤少佐和許多海軍都被炸死了；這是我剛才去調查的結果。但是，中國空軍給予我們的損失，報上是不會給發表的。」

「唉！黷武的軍部，這一次，說不定要失敗了！」一種帶着嘶啞的嗓音。大家都回過頭，那是一個老商賈。站在他旁邊的一個女孩子，即刻牽住他的衣裙，低低地說：「留心些，祖父，不要說這種話！」

「是的，不要說這種話，老人家。我做新聞記者的，也不敢濫發議論呢！這時代，這世界！」中村搓搓手，表示要走出這個人羣的圍牆，於是人羣立刻散開了，他又安閒地踱到馬路中，搖搖擺擺地向西走。轉過了彎，那是一條靜僻的馬路；除了伏在沙袋背後，喝着啤酒打着紙牌的東洋兵，便連一個人影兒都沒有的，天色不早，但是向晚的微風，吹在身上還是覺得躁熱的。中村踉蹌他走在街心，忽然覺得有些沉悶，或許爲了躁熱，或許爲了另外一種說不不明的原因，他覺得應該找一點娛樂，一點享受，以弛懈他在混亂的戰區中所得的緊張和疲累，便留意着兩旁比較低矮的屋子。走不多遠，在一家半闔着的門中，中村看見了一個中國老嫗，正在一隻小鑪竈上煮她的晚飯。不待思索，他早已走進門裏，瞪着貪婪的眼光，半嚴肅地問：

「有女人嗎？喂！」

老嫗抬起她的頭來，在他身上端相了一下，從容地用日本話答：「女人……你要女人嗎……？有！可是你應該先給我一點錢。」

顯得非常闊綽地，中村把十塊錢遞給了老嫗。她接過了錢，便慢慢地走到裏面去。但是即刻又出來了，中村以爲她從裏面帶來了女人，或是邀他進去的，豈知她只拿來了一枝鉛筆和一張紙。到了他面前，使用鉛筆在那紙上繪了一張圖，告訴中村：

「請你自己找去！你知道！這裏的女人，都已四散了。照這個圖，有一個大圓圈的地方就是！」

中村也並不覺得奇怪，拿了那方小小的地圖，興沖沖地離開了老嫗。走出門口，再也不像剛才那樣搖搖擺擺了，却是急遽地近乎奔跑的走着。是傍晚了，天空中已有幾點疏星和一輪略有缺陷的明月，以及縱橫地劃着的探照燈的光芒。北站那兒的鎗聲，漸漸地緊密起來，但是不到十分鐘，又復沉寂下去。噹噹地在虹口天空中盤旋警戒的日本飛機，頻頻投着照明彈，使北四川路上的幾座摩天的大廈，顯出它們支離破毀的孤獨的姿態。中村並沒有半點怕懼，他簡直比到戰區中去調查去探訪的時候，更勇敢，更要緊；儼然有點像指揮軍隊的將官親自陷陣的神氣。他在一顆照明彈的光亮中，又復看了看那張小小的地圖，知道已離目的地不遠，便更加緊腳步，急急地向前。

到那個小小的圖上劃着大圓圈的地方了，然而使中村萬分惶惑的是，面前埋着高高的沙袋，從沙袋中現出了幾十隻發光的眼睛，以及比眼睛更可怕的鎗口。那裏是淫賣窟，那裏有女人呢？一個日本的新闻记者，會用十塊錢去向一個中國老嫗買來了危害生命的機會，這裏是中國軍放哨的地方；中村正想轉過身來奔跑的時候，幾十個鎗口裏迸出了幾十朵火花，一個爲了要想侮辱中國女人的日本青年，已靜靜地倒斃在自己的血泊中了。

這是柳山潤告訴我們的故事。

一個英勇的老人

是一個陰雨霏微的傍晚，浦東一帶濱江的村落，是死樣的沉寂。黃浦江中的敵艦發了一陣大砲以後，現在也已平靜下來，惟有無數的探照燈，在灰黑的天空中劃着交叉的光線。農夫阿福從黝黯的柴屏中走將出來，望着緋紅色的上海市的天空，悠長地嘆了口氣，囁嚅地說：「沒有王法的鬼子，又在那兒殺人放火了！」

回答這句話的是他媳婦的嘆息。他媳婦，連日來爲他徵調到前線去的丈夫憂慮着，聽到他公公的話，不禁又想到他丈夫的不吉的下落，偷偷地在灶角上揩着淚，嘆着氣。於是正要跨出門去的阿福，陡然地轉過身來，嚴肅地說：

「你嘆什麼氣！你又想到小福嗎？嚇，那真奇怪；丈夫去打仗，去殺鬼子，不是很體面嗎？像我，不中用的老頭兒，看着鬼子來丟炸彈，放機關鎗，沒有一點兒辦法，這才是傷心的事！我，其實還有點兒力氣，還拿得上鎗，拿得上刀，可是他們就不要我，說我已不是壯丁了！你想。」

媳婦把眼淚往肚子裏吞，阿福又轉過頭去跨出門口了。他拄着拐杖，搖搖擺擺地走在泥濘的小路上，想往鄉村的親戚家去。在白天，炸彈和大砲幾乎是接連不斷的，難得到傍晚，又是天雨，砲火好像

平靜點兒，人在路上行走可以不用耽心了。就是路上溼滑一點，在他走慣這種鄉村小路的，也還摸索得來。何況前面，好像有幾盞燈火，幾個路人在向這兒走來，即使摔倒也還可以招呼他們攙扶呢。

是的，前面的燈火，前面的路人愈過愈近了。阿福正留心着自己的腳步，沒有抬頭，不料幾響鎗聲駭得他即刻住了腳，是攔路的盜匪，要劫我這個貧苦的老頭兒嗎？還是防守的兵士，要阻止我走入防守的陣地呢？不待他思索，面前的幾個人已經厲聲地喝他停步了。

「站住，支那人」是日朥腔的上海話。

阿福一抬頭，才知道是深惡痛絕的鬼子。擺在面前的，雖是他最恨的敵人，可是他明白，徒手的他決不能與拿着武器的鬼子們抵抗，於是他扳着憤怒的臉色，立定下來。心裏却思索着這些偷偷地上了岸的敵人將強制他作什麼事。

「別怕，支那人！我們不要你的命，可是你必須領我們走到沒有中國軍隊防守的路上！」

「原來這些鬼子們要我當漢奸嗎？瞎了眼的傢伙！」阿福這樣想，但是他拒絕他們不當漢奸嗎？眼前的形勢，只要他說一個「不」字，他的生命，一定會給他們結束的。然而，他覺得那樣的犧牲，實在太渺小了。這一响，他簡直說不出話來。

「聽見嗎，我們的話！」一個鬼子把鎗擎了起來，瞄準着他。「你知道嗎，你的老命，即刻可以完的。嚇嚇，老頭兒，你還是聰明一點吧！」

另一個東洋兵也說：「如果你領我們去，就給你錢。錢哪，你不要錢嗎？」

是的，阿福終於領他們走路了。在泥濘的小路上，他拄着拐杖，領了十來個東洋兵，緩緩地走着。壯烈的思想，充塞着腦際，他明白他應該怎樣做，便驟然地覺得偉大起來。走不上幾步，他們把火都吹滅了，跟着這個龍鍾的老頭兒，在軍艦的探照燈下摸索着阡陌間的小路。

許多時候，他們在阡陌間摸索着。東洋兵在用東洋話輕輕地說着話，大致在譏笑着這個貪錢的支那人，又在幹一件出賣祖國的勾當了。然而——

老頭兒突然地奔跑起來，他丟了拐杖，連自己都不知道那來的力氣，竟會拼命地奔跑到目前。鬼子們還在後面談笑，想不到這個老頭兒會如此奔跑的，正想追趕，前面的機關鎗已經響了起來，那是我們防守的兵士，聽到阿福的密報而射擊的。鬼子們來不及還手，一個個都在田地上摔倒了。只有一個鬼子，還留着一口殘餘的喘息。

我們的守軍在阿福的領導之下向前搜索，發現了一大堆死屍，以及一個垂斃的鬼子。他看見了阿福，才閉上眼睛，微笑着說：

「我祝福支那。支那的老頭兒，也有不甘當奸細的。我們都估計錯了！」

我們的守軍長官，用錢酬謝阿福，但是阿福沒有接受。他告訴他們，這是國民應盡的責任；當了漢奸，固然應該判罪論斬，然而不當漢奸，根本用不到賞賜的！說完了話，他便僵僵着腰，喘着氣，從阡陌間

摸索回去，長官怕他不便行走，才招呼一位士兵送他。

陰雨還是濛濛地下着，周遭是死一樣的沉寂，惟有無數的探照燈，在天空中劃着交叉的光線。

兩個女性

浦東高橋的清晨是岑寂的。一種劫後的景象，到處都是很濃厚的呈現着。被炸彈燬壞了的屋宇，傾倒在地上，像被發掘過的墓穴似的只賸了瓦片和磚塊的高堆。灼燬了的棟樑和木柱，以及燒殘了的棉被與衣服，到處都是。積過雪結過冰的棉花田，依然留着一個個被砲彈炸裂了的窟窿，有些中間還積着一些污濁的水，不像澄黃也不像碧綠的濃厚的積水；面上浮着一些破布，旁邊還縱橫地暴露着幾莖灰白的屍骨。在每年夏天熱鬧過的浴場，以及從浴場通到上海去的汽車路，現在是連一個人一輛車都沒有；離汽車路和浴場較遠的地方，還留着一兩所破漏的茅屋，這幾家沒有逃避的鄉民，便成天躲在屋子裏面，難得在傍晚或清晨到田間去看看，或者去種些豌豆。然而有時候，浦江口外的海裏的敵艦，會任性地向這邊掃一下機關槍，於是這些在田塍間的鄉民，即刻又匍匐到屋子裏去了。

十八那天清晨，高橋還似往日一樣的沉寂。天色不好，灰黑的彤雲密集在空中，已經七點多鐘了，可是還不怎麼明亮。遠遠的村落裏，騰出了縷縷的炊烟，一下子又都給曉風吹散了。這時候就有兩個女孩子，蹣跚地從茅屋中到了田塍上，預備收拾一些沒有拔完的菜蔬，然後在那方田地上種植幾畦豌豆。她們都不過二十來歲，穿着一身破舊的棉襖褲。一路走着，一路在發抖。臉子吹得發白，滿頭的黑

髮頻頻向後拂動。「好冷啊，這天氣——真是！」兩個人都在默默地說着，可是他們很勇敢，還是鼓起了胸脯，興沖沖地行走。到了她們的田地上，才立定了腳，把鏟子和豆籃放了下來。抬頭望望四周，四周是死一般的靜寂；偶然看到高高地停泊在海邊的敵艦，一個女孩就說了：「那些鬼子們的兵船，不知道會不會放槍哩，這時候？」

「怕什麼，這末遠，他能打中我們嗎？寶妹，你聽到昨天傍晚，鬼子兵到那邊村子裏去要女人的事嗎？」用着凍紅的手指，指那掩蔽在叢樹中間的小村。

「我沒有聽見哩，他們怎麼呢？」

「怎麼？那裏的王保長，還不是把秦家和林家的兩位媳婦都送去嗎？」好像思索的樣子，半晌才說，「王保長是漢奸，是給鬼子賣通的。可是，那兩位嫂子也真太好了，要是我——」把頭沉了下去，臉上便紅了起來。

「要是你，便怎麼呢？香姐，你說啊！」

「要是我，打死我也不去的。要去，便得揍死那鬼，哼！」無端的憤怒鬱結在她通紅的臉上。

「你用什麼去揍啊？我，我情願死！」

「要揍，什麼東西都好揍，石子，拳頭，還有——」指着橫在地上的鐵鏟，「這一柄，我們的武器。」停了一會，「你說情願死，他們也不叫你死啊！」

望着灰暗的天空，被叫作寶妹的在說：「香姐，嗨，如果我有一顆炸彈一支槍，那就不怕了。」
是啊，可是你要炸彈是有的，前村的黃狗根不是在前天拾到一顆嗎？他曉得是炸彈，便交給他哥哥去丟在水裏了。

「哦——」

兩個人都沉默下來，蹲下身去拔她們的菜蔬。忽然，寶妹叫了起來：「香姐，這圓滿的拖着木柄的，不是炸彈嗎？」香姐即刻轉過頭去，驚奇地喊：「正是啊，寶妹，快不要去動哩，炸得死人的！」

「姐姐，我要，我要縛在褲帶上，像我們的兵士那樣的，他們不都是掛在腰裏的嗎？」

「小心點，這不是玩的啊！」

香姐仍然俯下身去拔菜，寶妹把炸彈縛上褲帶以後，也就蹲下去工作了。在一陣狗吠聲中，她們聽到雜沓的腳聲，漸漸地在由遠而近。兩個人都抬起頭來，只見汽車路上有幾百個鬼子兵，在零零落落的向這里行走着。正想逃避，幾個年青的鬼子已經跑在她們的跟前了。用手攔住兩個姑娘，他們呵笑着說：「支那的鄉女不差呢，好年青的貨色！」幾百個鬼子，即刻騰出了響亮的笑聲。然而，表示在她們臉上的，不是怕懼，不是羞慚，却是被壓迫者的憤怒。「能夠忍受嗎，這種不人道的暴行？」於是香姐開始用拳頭攔住她的鬼子兵，可是有什麼用呢？攔住她的，不止一個人，而且他們都像餓虎撲羊似的，瞪出貪婪的色情的眼睛，猛烈得不鬆手。然而，又聽憑他們把衣服都脫了下來，受他們侮辱嗎？

「我情願死！我要揍死他們！」兩個無助的女孩子，都在心裏默默地哼着。當寶妹想到了剛才對她姐姐說的，「如果我有一顆炸彈一支槍，那就不怕了」的時候，突然地用了平生最大的力氣，敏捷地把褲帶上的炸彈摘了下來，咬着牙齒擲了過去。在一聲爆炸中，這兩個偉大的女性，以及那些想要侮辱她們的殘酷的鬼子兵，都給炸得粉碎了。

一月廿八日・長沙

飛將軍

殘陽的餘輝從棉絮似的白雲層裏流瀉下來，映到蒼鬱的山崗，映到茂密的樹叢，也映到在機場旁邊整齊地排列着的好幾座棗色的小屋。綠草的氣息，氤氳地蒸騰上來，被傍晚的微風一陣吹拂，又好像淡薄的炊烟般地飄到了地上。這時候，從一座棗色的小屋裏，走出了一個穿白綢襯衫綠色馬褲的青年。他望了望遠處的山崗，異常興奮地吸了一口雜着濃郁的草味的空氣，便用雙手拍着胸脯，漸漸地噴吐出來。於是一壁將雙手向左右展開，作着一種舒暢筋骨的運動，一壁在茵褥般的草地上，往復地踱着。突然，他站住在那里，出神地注視着一個飄動在一百二十米突光景的白色的信號，嚴肅但是興奮地即刻變快了脚步，向那白色信號行走。不到半路，就有一個人在招呼，他來不及答應，只是頻頻點頭，簡直用跑步的姿勢，往辦公室奔去。

踏進門口，他已看見許多伙伴都已趕到；隊長看見他進來，就用沉着的語調報告大眾：「諸位同志，剛才接到緊急密令，要我們即刻出去襲擊敵人！趁這暮色蒼茫的機會，我們一定能夠圓滿地完成我們的任務！」又向一個左耳朵上紮着一方紗布的空軍說：「你，你可以不必去了，已經掛了一點彩。」